

独闯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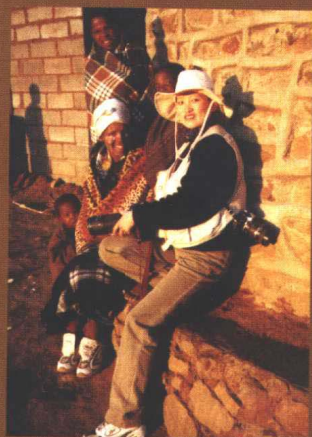
高山王国

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

梁子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独
闯

非洲

高山王国

一个中国

女摄影师

在黑人村落的

生存
纪实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闯非洲高山王国 / 梁子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9

ISBN 7-80173-022-4

I.独... II.梁... III.莱索托—游记

IV.K94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229 号

独闯非洲高山王国

编 著	梁 子
摄 影	
责 任 编 辑	杨 华
封 面 设 计	任国恩
插 图	李玉升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排 版	鲍昆创作室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8.5 印张 1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7-80173-022-4/K · 002
定 价	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我在非洲莱索托的塔巴姆村与当地村民们在一起。这个村位于莱索托的东北部，距首都马塞卢大约 3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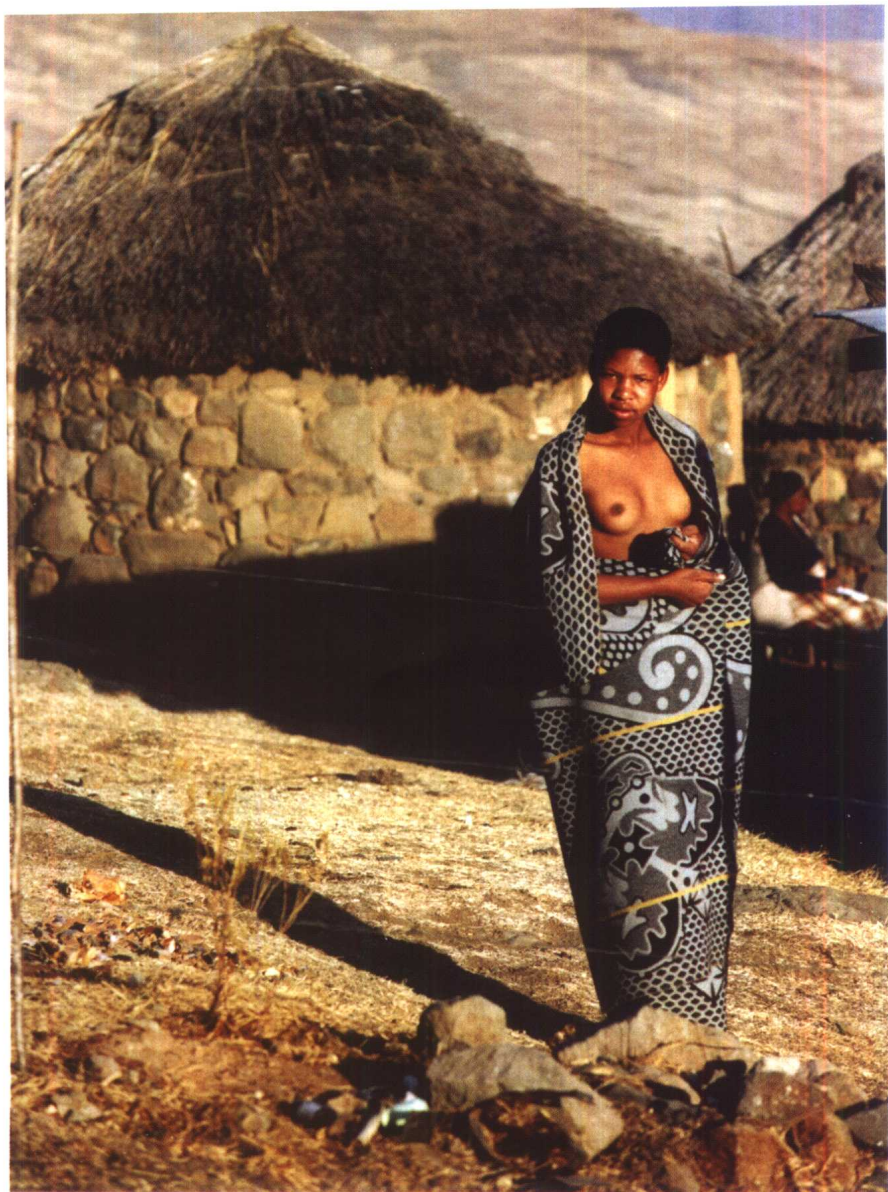
非洲儿童大都生活在贫困中，但他们却有着快乐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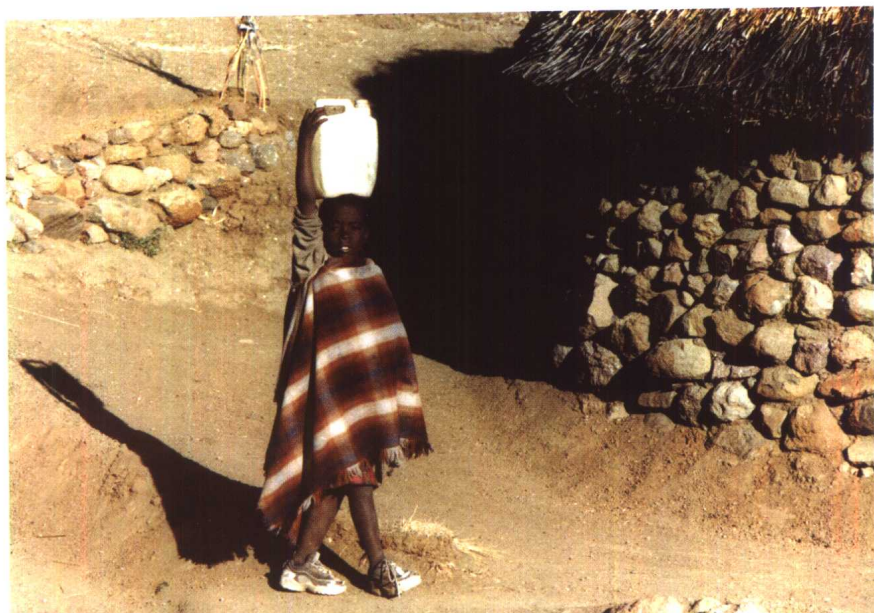
村里的儿童是最天真无邪的，我总是喜欢把镜头对准他们。



对我这个外国人的到来，村里的孩子们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许多人都向往黑人优美的身材，而我更希望能在非洲拍摄到展示女性美的照片。



贫困的生活，使得塔巴姆村的孩子早早地成熟起来。他们很早就开始承担家庭繁重的劳动。



这条森姑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塔巴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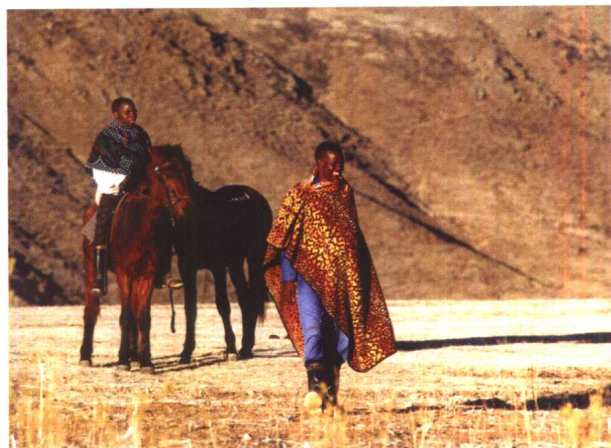
桃花盛开的季节，是村里最美的时光。



新出生的孩子，大都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



家里的大孩子都是父母的好帮手。



才宝喜欢在夕阳下牵着马漫步，他说，每逢这时他都会感到非常舒心。



不论是婚礼还是葬礼，能吃上肉，是孩子们最愉悦的时刻。



自从泰毕斯患艾滋病卧床不起后，她的妈妈不得不为自己的女儿整日操劳着，好在她是个性格十分开朗的母亲。

巴苏陀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冬天的晚上，人们喜欢围着炉子烤火。其实，这炉子不仅能取暖，还是照明的工具。

每逢庆典活动，都会邀请非洲少女来表演具有民族风俗的节目。这些是演出前的少女们。



村里人喜欢头顶着沉重的东西，但他们走起路来却显得潇潇洒洒。



这是个当地极为时尚的女孩儿，她和男朋友（右）特别喜欢对着镜头表现自我，这就是新一代的当地黑人。





山村的孩子们。



序

去年7月，在我抵达马塞卢的第六天，尚未递交国书，就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梁子。听说她要独自到海拔3000米的德拉肯斯堡山里采访，我既高兴，又不免有几分担心。高兴的是，通过梁子的笔和照相机镜头，莱索托这块美丽的土地及其纯朴善良的巴苏陀民族不久将会被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这将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有关莱索托的书，那种在书架上只能找到有关莱索托只言片语的状况终于要打破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梁子并不想做蜻蜓点水式的表面文章，她要深入到巴苏陀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最近的距离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去写他们的“柴米油盐”，“用心去感受那里，认识那里”。可是面对这样一位要只身闯天下的女士，尽管她曾做过战地记者并在青藏高原生活过，我还是不能不忧虑，因为这里毕竟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正处于1998年动乱之后的恢复期，还有语言、习俗的差异等等……

然而，当我两个多月之后再见到她时，一切释然。梁子实实在在地做起了“山里人”。塔巴姆村的父老乡亲敞开胸怀接待她，关照她，更不用说为她的采访提供了一切便利，简直就把她当作了知心人。那一声声“巴丽萨”（在塞苏陀语中系“花”的意思）的呼唤透着当地人民对梁子发自内心的真情与接纳。梁子的房东、“大爹”（音译，塞苏陀语中意为“先生”、“父亲”）马太里拉大酋长后来对我说，他把梁子交给女管家马丹给索之后就下了山，待他不久再到村里时，发现梁子已经与村里人打成一片。令他吃惊的是，“巴丽萨”与村民你来我往，谈笑风生，彼此似乎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可是他在一旁却一句也没听懂，主人变成了局外人。

HUG/03



序

读过梁子写的初稿后，不难看出她确实是在“用心感受，用心认识”。尽管两种文化的相遇不可避免地会使双方发现各自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异，有时甚至会碰撞出火星，但两个民族终究是相通之处大于差异，越是“用心”交流，这种差异就越小。在梁子的笔下，村里的事像叙家常一样娓娓道出。许多事情是旁人，更不用说是外国人根本无缘看到和听到的。在家长里短的故事中，巴苏陀人的纯朴善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贫困和疾病的抗争，在现实中的诸多无奈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都一一跃然纸上。梁子以其独具特色的平实与率真的叙事方式把读者带入了塔巴姆村，带进了巴苏陀人的生活，使读者不由得与他们同喜，同乐，同悲，同忧。尽管塔巴姆村只是莱索托的一个局部，但它是有代表性的，那里的父老乡亲通过梁子的笔和镜头打开了一扇各民族间感情交流的窗户，牵起了一条友好的纽带。梁子擅长摄影，那些从不同视角反映巴苏陀人生活的照片一定会使本书更精彩。

塔巴姆村和那些善良的人们已经被凝固在“巴丽萨”的笔下和镜头中，但人类将向前发展，塔巴姆村也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祝塔巴姆的父老乡亲好运，希望“巴丽萨”有机会再回来看看。

中国驻莱索托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張寔一

2001年6月3日于马塞卢



代序

生命的诱惑（代序）

舒大沅

去非洲发掘艺术创作题材,是梁子的一大心愿。当她向我透露独闯非洲莱索托王国黑人村落的有关打算时,我立即表示支持。一位中国女性孤身走入非洲高原的蛮荒之地,并且驻留在那儿,历时数月,进行摄影及写作,难免遭遇无法预料的困难和危险。然而,只要是富有冒险意味的探索行动,我就不问青红皂白,肯定给予热烈的喝彩。在冒险的过程中达到生命力的狂放张扬,这是中华民族特别需要而又尚未完成的现代游戏精神。即使有玩命之嫌,也是应该准备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敢让生命面对困难的挑战和死亡的威胁,那就必将沦为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个人或民族,心态就是命运。首漂长江的好汉尧茂书,穿越罗布泊的壮士余纯顺,他们用生命铸造的价值正是以纯粹的游戏方式感召自强不息的灵魂。这种游戏超越了为谋生而被迫工作的羞耻,摆脱了蹉跎岁月波澜不惊的平庸,真正体现了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性的最高状态。德国哲学家和戏剧家席勒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梁子不但要在自己策划的非洲之旅的探险游戏中做一个完全的人,而且说做就做,从毫无头绪的情况出发,展开坚决的行动。可以想象,她是多么豪迈多么快乐啊!

15年前,我与梁子相识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战场。那时,我是到前线采访的记者,她是在前线作战的军官。中国对越南的武装



代序

冲突打得非常激烈，双方在老山战场投入的兵力都达到了集团军的规模。虽然战争的肃杀之气笼罩着神秘的亚热带山林，但是中国军队充满乐观豪爽的胜利情绪。亲临其境的人们不得不长久经历炮声震耳、硝烟迷目的日子，习惯以后，便有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特殊体验。梁子本来是青海省军区从事摄影业务的普通干部，过着远离战争的和平生活，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调到了参战部队，在作战指挥部的政治机关里负责拍摄实战照片，并承担着宣传鼓动工作。她正处于青春年华，留着男式发型，性情活泼，容貌俊俏，身手敏捷，多次冲上炮火弥漫的前沿阵地，出生入死地执行任务，表现了一名中国女兵愈危险愈美丽的战斗形象，因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传奇人物。我与她的第一次交谈发生在一个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天然大山洞里。其中设立着作战指挥部，搭建了一批简易木棚，有一间是她的临时住所。我们的话题不是战争，而是艺术与人生。从这次谈话开始，我预感到她会突破简单的英雄境界而走向更远大的前程。

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梁子主动要求调往西藏军区，在世界屋脊上逗留了两年时间，从羌塘草原到珠穆朗玛峰，到处撒下她寻找艺术灵感和人生真谛的虔诚足迹。带着青藏高原的收获，她进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深造，孜孜不倦地吸收新的知识。终于，她脱下军装，转业回到故乡北京，在新闻出版机构当上了记者。在从事记者工作期间，她出版了30万字的自传《一本打开的日记》。这本书不仅在国内引起读者关注，还在日本翻译出版，受到日本《读卖新闻》的好评。自从认识梁子以来，我曾经去拉萨、南京和北京探望她，对她追求卓越的心路历程有透彻的了解。坦率地说，

